

热烈庆祝“森蜂园” 荣获“中国驰名商标”



预防流感
增强免疫力



免费直送热线: 64694198转8004 淘宝商城: senfengyuan.tmall.com 网址: www.sfybee.com



胜利 1945

记忆中的南桥—1945

□ 庄礼忠

1944年的残冬异常寒冷,南桥镇曹家弄(解放后称光明弄)北头的曹家河头封冻了,曹家河头是横泾的支流,它穿过鼎丰酱园,到曹家弄底往西延伸20~30米就终止了。曹家河头封冻给曹家弄的小孩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溜冰场。中午,阳光灿烂,我和三、四个小伙伴尽情地冰上跑,在冰上溜,自然溜冰鞋这样的奢侈品是没有的,父母们在岸上看我们玩,显然他们的心情都不错。

南桥上空的盟军飞机

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,谁都能辨别这是飞机声。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飞机了,机声渐近,看到了,九架飞机,呈三个品字形,由南边飞来,有点异样,大人和小孩们都注意到了,这飞机不是灰黑色的,是银色的,近了,飞机上没有烂膏药,有白色五角星。“这是盟军的飞机。”有人说了一句,“是啊!是啊!”弄堂里跑来不少人,站在河边抬头眺望,飞机越过上空向北飞去,曹家河头的北岸有一排矮平房,还有稀疏低矮的树,视野很宽广,大家目送着这九架飞机渐渐远去,直到变成一个个小白点。十几分钟过去了,北方传来沉闷的爆炸声,大地在微微颤抖,人们的心也在震动,好啊!东洋人吃炸弹了!爆炸声证实了这的确是盟军的飞机。

自此以后,每天中午总要有十来架飞机经南桥上空到上海去轰炸东洋人,曹家河头南岸成了为盟军送行的地方,东街上的一些居民也赶来参加,人们喜形于色,这爆炸声,似乎是东洋人的丧钟,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礼炮!天气依然寒冷,东洋人该感到阵阵寒意了吧!龟缩在协和弄里的东洋人不见什么动静,唯一可以感觉到的是夜间十几支探照灯光柱在南桥的北边、东边晃动。父亲说,这是在搜寻美国飞机。但在记忆中,美机晚间很少来袭,总是中午从南边过来,轰炸过后,从不经南桥返航,可能从长江口一带离去。1945年7月的一天中午,人们聚集在曹家河头,机声响起,三架、六架、九架……六十三架,机群象一片云一样在上空掠过,人们在兴奋之余,又有些担忧,那

么多飞机,肯定载有大量炸弹,别用不完,投几颗到南桥来。

北方传来密集的爆炸声,“把炸弹都投完罢,勿要剩几颗投到南桥来!”有人说。好在南桥从未受到过空袭,但有三位南桥人受到过美机袭击,他们搭乘日军的军车去上海,在沪闵线上,受到美军飞机扫射,据说其中一人臀部中弹,另一人大腿被击中,她是我小学一位同学的母亲,30多岁,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人。后来我在同学家见过她,断了一条腿,撑着拐杖走路,她是我母亲教小学时的学生。母亲说,她跳高非常好,可惜她永远也无法跳高了。

每次盟军空袭,从不见东洋飞机拦截,这次机群过去十多分钟以后,倒见两架东洋飞机冒着黑烟摇摇晃晃向南窜去,估计是掉到海洋里了。

东洋人无条件投降了

1945年春季,我上小学一年级,在南街庄家祠堂上课。清明节前后的一天,我们正要上课,突然见几位老师慌慌张张来回奔波。一会儿老师们将大门关上,不让学生出去,过了好大一会儿,也不见老师来上课。同学们纷纷猜测,史栋梁年龄稍大一些,见多识广,他到教室外转了一圈回来,说:“飞机扔炸弹!”我想,怎么没有爆炸声呀!街上传来哨子的声音、嘈杂的人声、脚步声,老师让我们坐在教室里别乱跑,等了大半天,老师让我们从庄家祠堂后门沿河边小路回家。事后知道,一个农民(可能是游击队员)挑一担莴笋,路过南街时,藏在莴笋里的定时炸弹可能由于时间没有对好,突然爆炸,挑担者当场炸死,一家豆腐店的一板豆腐炸得粉碎,对面南货店的玻璃窗也炸得七零八落,好在未伤及其他人,这个农民姓名甚谁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。

隔了没一个月,我们正在上课时,老师突然停止讲课,让我们静坐教室里,街上又传来哨声和嘈杂的人声。隔了个把小时,老师让我们从前门上街回家。到了街上,只见东洋人荷枪实弹,黑狗黄狗来回奔跑,黑狗指穿黑衣服的伪警察,黄狗指穿黄衣服的和平军。后来听说,有人在警察

局门口放了一枚定时炸弹,但未爆炸。敌伪军在街上检查行人,搜身,查良民证,对小生倒也不管。我们一溜烟跑回了家。东洋乌龟也蠢,放了定时炸弹,游击队员还会待在镇上吗?即使还在镇上,进城的游击队员谁也不是傻瓜,会不带良民证吗?

1945年是南桥人兴高采烈的一年,黑暗即将过去,光明就在前头,大家都知道东洋兵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。南桥这个小镇,信息也是蛮灵光的,主要靠那五、六台直流收音机。自从方浜间被东洋人炸掉后,南桥就没有市电,交流收音机没法用,只能用直流收音机,收音机的主人天天听短波,于是苏德战争状况、太平洋战争战况他们了如指掌,茶馆是他们的信息发布中心,世界上的大事,不出24小时,许多南桥人都知道了。父亲是南街长乐茶馆的常客,星期天上午我老是跟他去茶馆玩,听大人们议论天下大事。虽然茶馆店墙壁上贴着“莫谈国事”的纸条,但茶客们高谈阔论,旁若无人,他们谈得最多的,一个是“飞来兵”(后来知道是菲律宾),一个就是“鲁肃”。我知道东吴的鲁肃,但我弄不懂大人们怎么光讲鲁肃如何如何,从来不讲诸葛亮、周瑜,后来才知道他们讲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什么演说,因为把罗斯福三字说得很快,听上去变成了鲁肃。茶客们为何那么大胆,不怕汉奸告密吗?其实那时候,东洋人的败局,汉奸心中也不是不知道,他们惶惶不可终日,谁还敢去得罪中国人?

1945年和三年前大不一样了,人们的心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三年前东洋人不可一世,洋洋自得。记得那一年,驻南桥的东洋兵在沈家花园里举行文艺演出,南桥的一些妇女和儿童前去观看。东洋兵和穿着和服的东洋女人怪声怪气地唱歌,以及怪异的舞蹈,中间还散发画片和画册。到四五年,东洋兵就不那么张扬了。汉奸们日子不好过,东洋兵日子也不好过。父亲说,东洋兵不敢离南桥太远,除了南桥等几个集镇外,广大的农村都是游击队的天下。夏天的一天,我跟父亲去西街草棚里的小菜场,一个老板娘告诉父亲,现在东洋兵可苦了,一顿只

准吃两小碗饭,吃不饱,两个东洋兵饿得受不了,买了两个甜瓜,躲在草棚后边偷偷地吃。我过去一看,两个东洋兵正用小刀削瓜皮,削好后狼吞虎咽,几大口就把甜瓜吃了。

8月10日左右,南桥人纷纷议论着关东军,谈什么我也弄不清,后来才知道是苏军出兵东北,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土崩瓦解了。一天,保甲长们气急败坏地拿着杆秤和口袋挨家挨户征收废铜烂铁,不交是不行的,说“贡献”,分文不给,老百姓心里清楚,东洋人已经是穷途末路了。几天后的一个傍晚,沪杭公路上日伪军押着二三十个衣衫褴褛的挑夫,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往北蹒跚走去,在苍茫的暮色中,民夫们挥汗如雨,大人们说挑的是搜刮来的废铜烂铁。这些挑夫是日伪军拉夫拉来的,青壮年农民最怕的是拉夫,日伪军开拔或需要搬运东西,总是强拉农民当挑夫,挑夫累死累活不说,吃耳光挨枪托是家常便饭。“王八蛋,搜了中国人的钢铁,去打中国人!”路边有人愤愤地说。这一次不一样了,钢铁还来不及熔化,东洋人就无条件投降了。

中国军队回来啰

1945年8月17日下午,父亲带我上街,一出曹家弄,只见各家店铺呈45度角斜挂的国旗,将狭窄的街道变成一条长廊。父亲说:“东洋人无条件投降了,抗日战争胜利了。”人人喜笑颜开,谈的都是关于东洋人投降的事。父亲带我到介福堂药店,坐在排门板上和老板聊天。一个东洋军官带着两个士兵过来,军官穿黄牛皮靴,腰佩指挥刀,士兵扛着插有刺刀的长枪,穿着翻毛黄牛皮鞋,鞋钉在石板路上发出“托托托”的声音,军帽后面两块“尿片”(“尿片”:中国人对日本兵军帽后缝的两块布片的称谓)随着脚步一晃一晃。东洋军官会讲几句汉语,他问前面一家店铺的老板:“今天,不是节日的有,为什么插国旗?”老板爱理不理地不说话,要在过去,两个耳光早就劈下去了,东洋人咽了口唾沫,忍着性子说:“收

起来的有!”东洋人边说边挥着右手,老板不情愿地将国旗拿下。待东洋兵离去,随即又插上。东洋兵走了几家商店,情况和前面一家差不多!看看大势已去,三个东洋兵灰溜溜地走了,“尿片”在他们的肩上一颠一颠地晃动着。在我的记忆中,南桥人没有狂欢,没有跳舞,也没放鞭炮,他们就是这样庆祝抗战胜利,这大约就是南桥人的性格。

八月底,伪保安队撤离南桥,他们早上6点前离开,游击队八个小时后进城,没有人通知,但南桥人都知道游击队要进城了。

八月底的一天,东街的保安队不见了,只留下那座堡垒孤零零地立在横泾桥西面,南桥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镇。大家都知道下午4点以后,游击队要进城。下午,南桥人忙碌起来,一是买高升(一种两响的炮仗);二是占据有利位置。我家邻居绍兴老板孙大毛,一只脚搁在长凳上,边喝着绍兴花雕,边吩咐他的长儿子阿太:“快!快去买高升,买一斤一只的!”下午三点的时候,东街的房檐下早挤满了人,父亲让我站在一家商店的柜台上,只见东面横泾桥边人头来回涌动,好象在吵架。一会儿一个六十来岁的胖胖老头,头上冒着汗,脸涨得通红,气急败坏地在人们的哄笑声中,边走边用两手在头顶上来回摆动,口中不停地嚷着:“别吵啦,烦死了!”向西边落荒而逃。大人们都认识他是南桥镇的伪镇长。后来听说,他在横泾桥头想以南桥带头人的身份迎接游击队进城,桥头的群众奚落他,驱赶他,使他不得不狼狈逃窜。

横泾桥东响起“劈一啪!劈一啪!”的高升声,人们引颈东望,只见人群向路边移动,来了,来了,最前面是骑在几匹白马上的军官模样的人,他们穿着蓝布军服,戴白手套,穿黑色力士鞋,腰佩手枪,不断向人群敬礼。高升不断响起,后面是步行的队伍,一律蓝布军装,长官们一律背着驳壳枪,士兵则扛着步枪、卡宾枪,还有几挺轻机枪,三人抬着一挺马克沁重机枪,在人群中着实引起一阵轰动。一千来人的队伍走过东街,接着高升在南街响起,南桥人就是这样来迎接重返县城的中国武装。